

四十

她说她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她又说她该有的都有了，丈夫，儿子，一个别人眼里看来美满的小家庭，丈夫是个电脑工程师，你知道这一行现今有多么吃香，他又年轻有为，人都说他只要弄到一个专利，就能挣上大钱。但是他并不幸福。她结婚三年了，恋爱和新婚的那股热劲都已过去，儿子，有时候，她发现竟是个累赘，最初有这念头的时候，她自己都吃了一惊。随后也就习惯了，她还是爱她的儿子，只有这小东西能给她点安慰。可她没有喂过他奶，为了保持体形，她脱了白大褂在她研究所里的浴室冲澡的时候，那些生过孩子的女同学都羡慕不已。

又是一个白大褂，你说。

是她的一个女友，她说，她总来找她说她的苦闷。她说她不能同那些有孩子的女人整天只谈她们的孩子，上班一有空就为孩子和丈夫织毛衣。一个女人并不是丈夫和孩子的奴隶，毛衣她当然也为孩子织过，事情就打这开始，她说她烦恼也全来自这件毛衣。

这毛衣又怎么了？

她要你听她说下去，别打岔，她又问她说到哪儿了？

说到毛衣和毛衣惹来的烦恼。

不，她说她只有去教室里听管风琴和做弥撒时的歌声，才得一点平静。她有时星期天去教堂做弥撒，让丈夫看一会孩子，他也该为孩子做一点事情，不能全副担子都落在她身上。她并不信天主，是她有一次路过教堂，现今教堂也对外开放，能自由出入，她进去听了一会，以后得空时就去。她还喜欢巴哈，是的，听巴哈的「安魂曲」，她受不了那些流行音乐，这缭绕她，她已经烦不胜烦，她问是不是讲得太乱？

她说，她开始吃药，每天服安眠药。她看过大夫，医生说这属于神经衰弱，她觉得非常疲劳，总也睡不够，可不吃安眠药又睡不着。她不是性苦闷，你不要误解了，她同她丈夫也有性高潮，他不是满足不了她，你不要往那方面想，他比你年轻得多，可他有他的工作，他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甚至有点野心，一个男人有点野心没什么不好，他关在实验室里夜里经常加班，在家嫌孩子吵闹。她不应该这么早有孩子，是他要的，他爱她，要她为他生个孩子，问题也就出在小孩子身上。

事情是这样的，她说她给她儿子织了件贴花的毛衣，她自己设计的花样，比展览会上的那些儿童服装还好看，至少她这样以为。她同她所里新调来的一位同事一起去看一个出口时装展销会，单位里发的票。那几天他们测试的仪器坏了待修，班上没事，他们乘上班的时间去展销会转了一圈，想看看有什么可买的没有。他陪她去，说给他妻子也许买点什么。他们结果什么都没有买。他倒是也说她给她儿子织的那件毛衣胜过那些展出的儿童服装，她完全能搞服装设计。那以后，她开始琢磨，又买了本时装裁剪的书作为参考，用一块她买来一直没去做的粗毛蓝棉布同一块她不怎么戴的头巾剪了拼接在一起，做了件露出肩膀的连衣裙。穿着上班去了。进机房更衣之前他看见了，夸讲了一番，还说她就该穿她自己设计的衣服。

这之后没两天，他弄来两张模特儿时装表演的票，请她一起去看。

事情主要出在这些模特儿身上。

她要你听她说下去，不，她说他说她如果穿那件毛蓝布拼接的连衣裙上台，完全能比过这些模特儿，还说她身体特别好。可她说她知道她不够丰满。他却说模特儿并不需要乳房太高，只要腿长，身上有线条，又说她身上线条特别苗条，尤其是她穿那件毛蓝布连衣裙的时候。她说她也真喜欢穿这件连衣裙上班，因为是她自己做的，可她每次穿去他总要打量一番。有一次，她更衣出来，他又那么看她，还说请她出去吃晚饭。

她于是去了。

不，她说她拒绝了，她要去托儿所接小孩，她不能把孩子晚上扔在家里不管。他问她是不是她丈夫晚上不让她单独出门？她说不是，但她出去走动也多半带着小孩，况且不能太晚，小孩要早睡觉。当然她并不是晚上一个人没出去过，让丈夫看一会孩子，总之，她不能同他晚上出去吃饭。有一天，他又请她第二天午间休息到他家去吃中饭，让她尝尝他烧的四喜丸子，他拿手的好菜。

她又拒绝了。

不，她先答应了。可他又说希望她穿那件毛蓝布的连衣裙来。

她答应了？

不，她没有答应而且说她不一定去。但是第二天，她还是穿着这件连衣裙上班了。中午休息时跟他去了他家。她不知道这连衣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只不过拼接上两块丝绸，那条印花的丝绸巾单看甚至有点俗气，她只不过把那整块的图案裁开拼接在胸前和腰身上，就有点特别。她并不认为她身上的线条怎么好，她丈夫开玩笑都说她过于扁平，缺乏性感，难道一穿上这连衣裙就真那么好看？

你说问题不在于连衣裙。

那在于什么？她说她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说你没说在于什么，总之不在于连衣裙。

在于无论她穿什么她丈夫都无所谓，那种无所谓的态度！她说她并不想引诱谁。

你连忙否认你什么也没说。

她说她什么也不说了。

你说她不是要找人谈谈？谈谈她的苦恼？她那位女朋友的苦恼？你让她继续说下去。

她不知道还说什么好。

说四喜丸子，他拿手好菜。

她说他全都是事先计划好了，他妻子出差不在。

你提醒她原本不是看他妻子而是去吃饭，她应该估计到他妻子不在，只是不该加以提防。

她承认是这样的，越提防心里压迫越大。

越发控制不住自己？

她没法抗拒。

在他看她连衣裙的时候？

她只好闭上眼睛。

不愿意看见她自己这样失去理智？

是的。

不愿意看见她自己也一样疯狂？

她说她都胡涂了，她没想到弄成这样，可当时她知道她并不爱他，无论从那方面来说。她丈夫都比他强。

你说她其实谁都不爱。

她说她只爱她儿子。

你说她只爱她自己。

也许是，也许不是，她说她后来走了，再也不愿单独见到他。

但还是见了？

是的。

也还约在他家？

她说她想同他说个清楚——

你说这说不清楚。

是的，不，她说她恨他，也恨她自己。

又再一次疯狂？

别再说了！她烦恼透了，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些，她只想这一切赶快结束。

你问她如何结束得了？

她说她也不知道。